

丑闻

二战期间美国日裔拘留营中的惊人故事

〔美〕理查德·里夫斯 著

魏令查 译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丑闻

二战期间美国日裔拘留营中的惊人故事

〔美〕理查德·里夫斯 著
魏令查 译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丑闻:二战期间美国日裔拘留营中的惊人故事/(美)
理查德·里夫斯著;魏令查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8

ISBN 978-7-100-16638-6

I. ①丑… II. ①理… ②魏… III. ①第二次世界
大战—史料 IV. ①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15197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丑闻

二战期间美国日裔拘留营中的惊人故事

〔美〕理查德·里夫斯 著

魏令查 译

商务印书馆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

北京冠中印刷

ISBN 978-7-100-16638-6



2018年10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1¼

定价:39.00 元

Richard Reeves

INFAMY

The Shocking Story of the Japanese-American Internment in World War II

Copyright © 2015 by Reeves-O'Neill, Inc.

根据美国亨利霍尔特出版社 2015 年版译出

谨以此书献给

拉维妮娅·约瑟芬·凯瑟琳·奥尼尔

日裔集中营分布图

加拿大

墨西哥

墨西哥湾

太平洋

大西洋

△ 集散中心
■ 安置中心
□ 司法部监狱

100 0 300英里
0 300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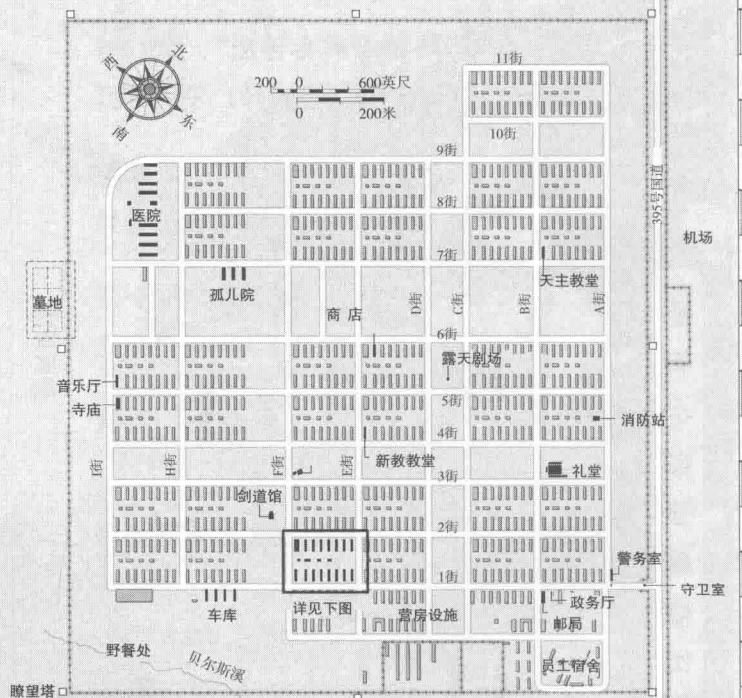
△ 集散中心
■ 安置中心
□ 司法部监狱

墨西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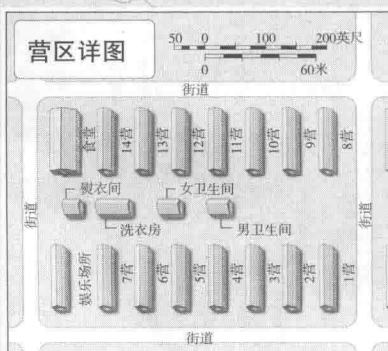
太平洋



曼萨纳拘留营



营区详图



目 录

前言 I

第一章 珍珠港 10

1941 年 12 月 7 日

第二章 总统谕 39

签署第 9066 号行政令：1942 年 2 月 19 日

第三章 行李从简 62

一号公告：1942 年 3 月 2 日

第四章 “保持白人国度” 100

设置集中营：1942 年 3 月 22 日至 10 月 6 日

第五章 荒漠圣诞 125

1942 年 12 月 25 日

第六章 山姆大叔终于需要你了 142

日裔从军：1943 年 1 月 29 日

第七章 “忠”与“不忠” 170

图利湖：1943年9月

第八章 “这符合美国精神吗？” 192

拒服兵役：1944年2月

第九章 “孤注一掷” 215

援救失踪之营：1944年10月30日

第十章 回“家” 243

胜利日：1945年8月15日

尾声 265

人物简注 278

注释 288

参考文献 309

致谢 317

索引 320

译后记 349

前 言

加州南部的人有时会从洛杉矶沿 395 号国道驱车北上，前往 xiii
内华达山脉东坡的马默斯山滑雪。六小时的车程漫长而无趣，所
经地区大多荒无人烟。中途，有一处荒凉的沙漠，远山环绕，那
里有一个标志：曼萨纳战时安置中心（Manzanar War Relocation
Center）。

此处鲜有人停留，过路车上或有人问：“那不就是他们关日
本人的地方吗？”

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2 万余名美国日本人
（American Japanese）背井离乡，遭禁于 10 座“安置中心”和
数座监狱。珍珠港遭袭短短数月内，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
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总统即颁布行政令，将他们发
配到这些“集中营”（concentration camps）。逾 70% 迁移人员

xiv (evacuee) 和囚徒生于美国，属美国公民。他们的父母是第一代移民，因为 1924 年的《移民法》禁止他们归化，所以永远属于外籍人士。无论是公民还是外籍人士，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极爱美国。虽然无一人被控叛国，但岗楼里的士兵却用机枪监管着他们。事实上，日裔中的外籍人士和美国公民，在战争期间无一被判间谍罪或颠覆罪。这些男女老少大多从未到过日本，之所以在战时遭受囚禁，仅仅是因为他们貌似敌人——大日本帝国的皇军。

在加州断断续续地住了多年，我曾多次经过曼萨纳，每次都觉得应该停下，应该写写那里的故事，以及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怀俄明州、犹他州和阿肯色州其他集中营的故事。我是美国人，但在美国，我认识的大多数人对这些曾经发生的事情都不明就里。看到我们的国家又一次开始攻击移民，指责他们该为美国当下的问题负责，我终于决定撰写此书。70 年前，受指责的是美国日本人，尽管他们大多数对初来乍到的这个国家忠心耿耿；今天，则是穆斯林和西班牙裔。这不是美国日本人的故事，而是美国人的故事。这些美国人被安置中心周围的铁丝网隔离开来，一侧的人拥挤在油毡营房里，另一侧的人则在岗楼里操着机枪和探照灯。

白人拘押美国日本人，这样的事影响深远，绝非一个个孤立事件，这些事促使我们审视“美国方式”的黑暗面。这样的事至少可以追溯至对美洲土著的态度、美国革命后对英国保皇派的
xv 迫害、新世界里对非洲人的奴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美籍德裔的处理、犹太人配额制度、“爱尔兰人不得申请”，以及众议

院非美活动委员会（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这类官方机构的泛滥。而且，至少在我看来，一旦恐惧和狂热淹没了林肯所说的“人性中善的一面”，类似的迫害似乎就有可能卷土重来。

这件事要么经常遭人遗忘，要么仅仅作为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宏阔史诗的注脚，虑及此点，重蹈覆辙的危险更大。甚至在当时，美国日裔集中营不是报道不足，就是遭到歪曲。尽管对围捕、拘禁美国日本人时有全国性的报道，但大多数报道视这种强制迁移（evacuation）为乡村度假。安置营时常被描绘为度假之地，美其名曰“拓荒社区”（pioneer communities）。那时，在美国大多数地区，人们送子奔赴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忧心忡忡，而加州却偏安一隅。

美国政府和军方没有理由宣传这样的迁移和拘禁。日军袭击珍珠港后不到 10 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即签署第 9066 号行政令，授权羁押美国的日本人，他可不想让羁押引发政治纷争。数十年来，那些遭受羁押的人员也不愿意讲述自己的故事，甚至是——或者说特别是——向自己的家人，真相简直太过苦楚。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年轻的美籍日裔开始从父母或者祖父母那里探寻 20 世纪 40 年代的事情，这样做部分源于黑人民权和抗议越战的运动。随即出现了由遭受羁押的日裔人士撰写的书籍 xvi 和回忆录，很多是不同寻常的文学作品，不少属于私人出版，也有很多从未出版，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大量属于童书或青年读物。新生代提出的问题激发了日裔组织的热情，于是，他们创设口述史，公开信函，开设博物馆，并展开游说活动，要求政府进行正式道歉和经济补偿，并划设曼萨纳等营址为国家历史纪念馆。政

府关于迁移的档案开始被披露或解密。不久，学术和法律方面的文章开始聚焦于这些战时事件是否符合宪法。

历史上那些要求并负责设立安置营（relocation camps）的人物后来也在著述中或听证会上竭力自辩，他们的非正义行为骇人听闻，他们应该做出解释。最高法院曾经推迟或驳回那些对于群体羁押的质疑，决定于 1944 年总统大选结束后另行审理相关案件，以保护罗斯福总统。但最终，法官批准了集中营。陆军部副部长约翰·麦克洛伊（John J. McCloy）在一份函件中说：“尽管有宪法……我们也可以搞定法律问题，宪法于我而言仅是一纸空文。”怀俄明州州长内尔斯·史密斯（Nels Smith）对时任战时安置署（War Relocation Authority）主任弥尔顿·艾森豪威尔（Milton Eisenhower）咆哮道：“如果你把日本人遣送到我们州，我一定要将他们一个个在树上吊死。”爱达荷州州长蔡斯·克拉克（Chase Clark）补充道：“小日本生活如鼠，繁殖如鼠，而且行事如鼠。”

西部防务司令部有两名军官推动此事，一名是约翰·德威特（John DeWitt）将军，另一名是卡尔·本德森（Karl Bendetsen）上校。两人均是偏执狂，前者愚蠢，后者狡黠至极，满嘴谎言。他们操纵事态，极力夸大西海岸日本人的种种危险。德威特将军 xvii 等人在众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Committee on Naval Affairs）鼓噪的理由竟然是：“鬼子终究是鬼子！他们的忠诚靠不住。”

在同龄人的眼中，德威特懦弱无知，本德森则是劣质间谍小说中那种工于心计的人物。1944 年，在《美国名人录》（*Who's Who in America*）中，本德森自称，他“在将日裔驱离军事区域的工作中，规划方案，设计细节”。而在 20 世纪 70 年代国会委

委员会调查驱离日裔事件时，他却说：“当然，那时我没参加高层会议，我只是个少校。”

这场闹剧的反派人物还有：加州司法部部长厄尔·沃伦（Earl Warren），他凭借反日浪潮，登上该州州长的宝座；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陆军部部长史汀生（Henry Stimson）；陆军部副部长约翰·麦克洛伊；喜欢吹毛求疵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发起人罗杰·鲍德温（Roger Baldwin）；最高法院法官汤姆·克拉克（Tom Clark）、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以及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爱德华·R. 默罗（Edward R. Murrow）等数百名胡编乱造的记者。

尽管鲜为人知，但其中也不乏正派人物：内政部部长哈罗德·伊克斯（Harold Ickes）；司法部副部长爱德华·恩尼斯（Edward Ennis）、詹姆斯·罗（James Rowe）；以及旧金山民权律师欧内斯特·贝西格（Ernest Besig）和韦恩·柯林斯（Wayne Collins）。还有许多普通民众和民间英雄：“世界草莓之都”加州弗罗林的消防队长鲍勃·弗莱彻（Bob Fletcher），他真正地不顾安危，保护日裔旧邻的财产，而其他白人却要么侵占日本人的土地，要么焚毁他们的房屋，甚或肆意毁坏羁押者存放财物的那些建筑，通常都是教堂或寺庙。

本书核心讲述那些遭到驱离的家庭（evacuated families），他们夹在正反两面人物之间。这个美国故事阐述这样一些永恒的主题：种族主义、贪婪、不公、抵赖——继而反省、道歉，终而 xviii

回归最典型的美式应对机制——我行我素。尽管沙漠里有酷热，有暴风，有严寒，有崩溃，甚或自杀，但自始至终，绝大多数日裔——无论入籍与否——均忠于美国。甚至作为移民美国的第一代日本人（Issei），虽遭美国政府凌辱，却在自己的子女——集中营里的年轻人——面前极力恢复美国生活的常态，孩子们被组成幼童军团、童子军、棒球联盟等，高中校历上的照片也裁去了门口持枪的士兵，貌似朱迪·嘉兰（Judy Garland）和米基·鲁尼（Mickey Rooney）正在跳吉特巴舞。从集中营高中毕业的很多学生都加入了美军，美军中共有3万名二代日裔（Nisei），有些毕业生就在美国陆军第442团（442nd Regimental Combat Team）服役。该团驻扎于欧洲，全部由二代日裔组成，他们纵横意大利和法国，是美军史上人均受勋最多的军团。该团曾荣获14枚国会荣誉奖章，其中一枚授予了中士井上健（Daniel Inouye）^①，他后来跻身于参议员行列。另有6000人在反抗日帝的太平洋战场上秘密服役，担任口译和笔译，英勇地挽救了成千上万美国人的生命。

与此同时，很多年轻的美国日本人，因为这个国家羁押了他们的家人，拒绝为美国而战。有些人留在集中营，照顾年迈的父母；有些人感觉被骗，对美国渐生恨意。

尽管曾遭驱离，即使有些人大学毕业后做了园丁，但从集中营走出来的那些学生在全国各地几乎个个过上了有意义的生

① 本书据英文版译出。由于原书中日本人的名字众多，而其发音与汉字又非唯一对应，仅通过发音无法准确判断其对应的日文发音，故除了历史文献中能够查证的日本人外，我们仅根据《世界人名译名大辞典》选取了诸多对应中文译名中的一种，还请读者以日文发音为准。——译者

活。20 世纪 60 年代,《时代》杂志称美国日本和其他亚洲移民为“模范少数民族”。第 9066 号行政令可谓羁押的法律基础, xix 1976 年,在纪念罗斯福总统签署该行政令 34 周年时,曾在太平洋战争中担任海军少校的杰拉德·福特(Gerald Ford)总统说:

我们早该知道,但现在才知道了:不仅集体迁移是错误的,而且美籍日裔以前和现在都忠于美国。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国内,滨田升、三森、森本、野口、山坂、木户、宗盛、宫村等美籍日裔,都为我们这个共同的国家之福祉和安全做出了牺牲与贡献,他们已经并将继续名垂青史。

这一切开始的时候,我才五岁,但却莫名其妙地清楚记得一首爱国歌曲:《我家的房子》(*The House I Live in*)。1942 年,该曲由弗兰克·西纳特拉(Frank Sinatra)演唱。他成长的地方距我家只有几英里。歌曲末尾唱道:“不分种族,不分宗教,这是我理解的美国。”那首流行歌曲制作成电影短片后,在全国所有剧院播映。或许我看过该片,但是,就在它播映期间,却有 12 万美国的日本人被羁押于集中营,这些营地散布在从加州到阿肯色州的荒漠上、沼泽里。

通常所谓的“日裔监禁”,既指出了美国最好的一面,也揭露了其最坏的一面。我由此悟到:推动美国前进、拓展我们自由的,并非缔造者所奉行的那些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新教价值观,而是一拨又一拨移民几近盲目的信仰。这些移民包括我们曾经羁

押的人：德国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犹太人、中国人、日本
xx 人、拉美人、南亚人，以及非裔美国人。我们是一个移民国家，
我们需要这些外来者的务工、技能和信仰，但他们却经常因为有别于我们而遭到痛恨，直到他们也成了我们。

* * *

最后一点说明：学界在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日本人的故事时，一直就具体措辞争论不休。有些人，比如美籍日裔作家平林道亮（Lane Ryo Hirabayashi）和罗伯特·朝日奈（Robert Asahina），告诉我，最遭诟病的莫过于“拘留营”（internment camp）和“集中营”（concentration camp）这两个词了。

法律意义上，拘留仅指政府对于外国人（alien）——而非公民（citizen）——的管制，而在 1942 年遭羁押的日裔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是美国公民。但是，在描述战时受到羁押的公民和外国人时，却常用“拘留”一词。

那些年，描述遍布全美的那十个官方安置营时，政府部门常用“集中营”一词，如此措辞的包括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我深知，由于纳粹在欧洲的死亡营，“集中营”的意义永久地被改变了，但我在遣词造句时，像 20 世纪 40 年代早期那样，官方认可的“迁移”（evacuation）和“安置（relocation）中心”等词均可互换。

“日本人”一词或许也会引起混淆，述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该词所指显非唯一。它指日本帝国的公民和士兵，是敌人；但在美国，它也指美国出生的日裔公民，以及他们那些生于日本